# 二十一史精義

六之十

三

漢書門 類
九〇二五 號
二九 函
八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〇二五 號
二六 冊
二九八 函
二 架

内閣文庫
| | | |
|---|---|---|
| 番號 | 漢 | 9025 |
| 冊數 | 6( 3) | |
| 函號 | 298 | 8 |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二十一史精義巻六

宋書

武帝紀　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

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銀塗釘局曲也

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孝武觀武帝舊所居處儉素

文帝紀　衿帶江山表裏華甸徑塗四達利盡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 文帝幸京口之詔
未勞資斧已伏天誅
孝武帝紀 嬰金屨校 徒隸之人
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
聽訟之詔
前廢帝紀 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 戮辱公卿
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
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
生如此寧馨兒
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
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山陰
公主淫慾無度面首謂貌好者
明帝紀 方欲緩緜優調愛民爲先
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爲文詞祝策
如大祭饗 明帝多忌諱
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

十須一物輙造九十枚

後廢帝紀　於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乗馬養於御床側

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錬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懽一日無事輙慘慘不樂

禮志　南胐勁越西髓剛戎 孝武明堂詔

河濂海夷 濂夷皆平義

晉代又有指南舟

又車無蓋者曰科車

自晉代以来始以木劍代刃劍 古者劍佩

樂志　至雖門匱糧乃鬻歌假食 韓娥善歌賣歌乞食

符瑞志　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 黄帝之時

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帝堯之時

花雪降殿庭 花雪霰也宋大明五年花雪集謝莊衣上以爲瑞

五行志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
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
后妃傳　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太宗以湖孰令袁慆妻妬
賜死）
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叚遂能剛正如
此（太宗王后儜弱也）
劉穆之傳　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
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軀賓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邕穆之孫也）
擅道濟傳　道濟見收脱幘投地曰乃復壞汝
萬里之長城
張邵傳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

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劉敬宣傳　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敬宣少喪母）課集軍糧搜召舟乗軍戎要用常有儲擬

朱齡石傳　不治崖撿人才停劣

張興世傳　嘗謂興世我雖田舎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父仲子業農）

長沙王傳　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長沙王之孫韞也）

庾悅傳　符攝嚴峻數相挫辱

謝景仁傳　莅官清約私無宅舎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景仁弟也）

袁湛傳　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湛責其甥謝絢）

袁豹傳　神兵四臨天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

萬張組甲貝胄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
臻伐蜀時豹為檄文

褚叔度傳　湛之謹實有意幹湛之叔度伯父

謝方明傳　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澗畧苛
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會
展其辦舉

孔靖傳　勅止浮華翦罰遊惰

羊玄保傳　善奕棋基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
勝以補宣城太守
　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
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熂山封水保為家利熂薙草而燒之也言富强擅山澤之利

沈曇慶傳　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
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
以長者稱之

孔琳之傳　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

能彈碁妙善草隷

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

蔡廓傳 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 時徐羨之當權廓不拜尚書

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

蔡興宗傳 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時帝虐侮羣臣

惟不及興宗故顏師伯稱之

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

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所在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啟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

王惠傳 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

謝弘微傳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

靈運瞻懼弘微並以交義賞會嘗共宴處居
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
王淮之傳　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自曾祖彪之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
荀伯子傳　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弘曰天
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弘王弘）
江夏王傳　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醆
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筭得

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
求亦不得
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
斷折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
之以爲鬼目精（爲廢帝所害）
衡陽王傳　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嗜酒太祖詔讓之）
羊欣傳　欣着新絹帬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

去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善醫術撰藥方十
卷
張敷傳　臣性不耐雜上命與沙門同載敷不奉旨
王微傳　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
王華傳　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
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王曇首傳　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
卿弘答曰若但若臣門戶何寄
謝靈運傳　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謝玄語玄子瑍不慧而生靈運幼悟
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
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彭城王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沙門釋慧琳之言）

南郡王傳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

遣府戸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魯爽以南郡王義宣補天子）

劉湛傳少有局力不尚浮華

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

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晩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晩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晩慮其不去

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

范曄傳　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
作賊 帝詰責吏部
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 曄書中自云
常恥作文士文 曄自論其文
袁淑傳　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
遣追取謂使人謬悞欲以戲淑
徐湛之傳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
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
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
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
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江湛傳　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湛爲
吏部尚書清貧
王僧綽傳　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
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

僧綽勸太祖廢劭

始安王傳　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
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淩曳無復人理休仁
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
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
爲殺王休祐爲賊王
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
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
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 廢帝欲殺太宗休仁譎詞解之云

顏延之傳　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 延之對劉湛云
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
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竣延之子也

魯爽傳　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

過失

招集義鋭梟剪爂醜（爂熛同）

沈攸之傳　撲討蠻蜑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僧達傳　衣狐坐熊

念此根疵不支歳月（根疵猶瘡疾也）

顏竣傳　多瞻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

必生邊虞（諫互市也）

顏竣嗔而與入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二人皆嘗領選）

竣議

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

二銖錢之獘

太始初唯禁鵞眼綖環（鵞眼一千錢長不及三寸綖環尤劣入水不沈）

時歳旱民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

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

執朝政

宗慤傳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玄謨傳　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意

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柳元景傳　令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

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

沈慶之傳

慶之患頭風好着狐毛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輩謀之事何由濟

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

蕭思話傳　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

拊賞有松石閒意

豫章王傳　鄞縣多嘐田（以火燒田而種謂之嘐田）

劉秀之傳　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

鄧琬傳　河舟代馬遥鶩江瀆越棘吳鈎交曜纖服

孔覬傳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言其決事無滞）

覬蓬首緩帯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

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覬叛被擒）

謝莊傳　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名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内爲一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莊與袁淑共爲鸚鵡賦淑稱美之）

蕭惠開傳　汝思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内之歡

以偏奇相尚

寺内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刻

除列種白楊樹

孫法宗傳　法宗年少流迸（流迸流落奔走也）

宗炳傳　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王弘之傳　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桓謙也）

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孔淳之傳　共爲人外之遊（淳之與徵士戴顒等俱高尚好山水）

沈道虔傳　冬月無複衣

朱百年傳　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

戴法興傳　於尚書中覓了了合史（彭城王以法興爲記室令史了了明辯之稱）

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録鑰牡

阮佃夫傳　佃夫僕從附隷皆受不次之位捉

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

索虜傳　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馬牛齕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芮芮國附見）

林邑傳　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天竺國傳　北行求郢西征索越（言所失遹遠也）

# 二十一史精義卷七

漳浦王南珍輯

## 齊書

高帝紀　太祖軍容寡闕乃編㩳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馬鎧謂之馬具裝）是日宋帝遜於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內外纂嚴（戒嚴也）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

武帝紀 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 度自此而彼之謂

鬱林王紀 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海陵王紀 公獲二句私累數朔

明帝紀 詔自今彫文篆刻歳時光新可悉停二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 任土就地所産也

食惟民天義高姫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 明帝重耕桑之詔

東昏侯紀 高祖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 隆昌鬱林王年號疑高宗而不能決反爲所廢故高宗以戒其子東昏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

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宮中爲屠酤之樂）

輿服志　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太官宰人服離支衣

裴皇后傳　宮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

豫章王傳　以市稅重濫更定搗格（搗猶搉）

褚淵傳　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澄淵之弟也）

王儉傳　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

陳顯達傳　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

桓榮祖傳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

周盤龍傳　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盤龍與其子奉叔大敗虜衆）

曹虎傳　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王琨傳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

坐誤竟囚降號冠軍（竟囚決囚也）

王延之傳　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歳問訊皆
先克日（克定也）

阮韶傳　韶性方峙未嘗隨從（韶爲長史不從王行遊）

王僧虔傳　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
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
毘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

張緒傳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

劉休傳　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

沈冲傳　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晉
鼓兄弟

庾杲之傳　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
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
七種言三九也
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
池

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果之爲蟬
冕所照更生風采
臨川王傳　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
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映王名）
長沙王傳　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爔赫都街時
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織（晃太祖四子也）
武陵王傳　上以曄方出外鎮求曄宅給諸皇
子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
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曄太祖五子也）
謝超宗傳　超宗殊有鳳毛（超宗謝鳳子）
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
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
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劉祥傳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
避高下
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
合僕

到撝傳　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
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
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
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
撝罪付廷尉
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

劉悛傳　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
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虞悰傳　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
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有羞寧有所遺不
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
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
食方悰祕不肯出

胡諧之傳 在鎭毘贊甚有心力 文惠太子鎭襄陽諧之佐之
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

蕭穎胄傳 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
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
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 穎胄舉義時檄

陸澄傳 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竟陵王傳 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 竟陵王子良世祖第二子時遺使徵逋子良陳諫
値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

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㹠蒜轉積鷙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子良極言臺使督逋之擾）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水旱不時子良請原逋租）

魚復侯子響傳　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賜爲蛸氏（絶其屬籍故更其姓）

隨郡王傳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臨賀王傳　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

張融傳　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百錢（儭施助也）

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扙不得出十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與其叔永書中語）

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太祖謂融也）

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融未有居止牽小船於岸上住）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融自序）

融自名集爲玉海

周顒傳　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悦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惠開蕭惠開也）

春初早韮秋末晩菘

周妻何肉（周顒何胤並精信佛法然周有妻而何食肉）

蕭坦之傳　坦之肥黒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謝瀹傳　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朏瀹兄也
王思遠傳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
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
晩也王晏拜驃騎會集子弟思遠對之如此晏思遠從兄後被誅
沈文季傳　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
圖墓爲業唐寓之世傳圖墓後反
陸慧曉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王融傳　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抜迹庸虛
忝名盛列纓劍紫複步趨丹墀歳時歸來誇
榮邑里
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糇糧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
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控揩
等懼冰淵婆娑蹴蹐困而不能前已
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
謝朓傳　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

年來無此詩也

孔稚珪傳 天地更築日月再張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稚珪門庭草萊中有蛙鳴）

劉繪傳 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滎陽毛惠遠善畫馬 瑱善畫婦人世並爲第一（瑱繪之弟也）

張欣泰傳 州府職局多使闚領意遇與謝朓相次（隨王子隆愛欣泰）

卯靈鞠傳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卞彬傳 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或諫曰卿都不操持名器何由得升

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
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
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
令史諮事也

王智深傳　拙澀之風儀

陸厥傳　世號爲永明體 謂沈約等四聲韻

王逡之傳　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扒案塵黑

祖冲之傳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 冲之改造銅機指南車

傅琰傳　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虞愿傳　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
輙先啟聞 明帝體肥憎風
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
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 時帝起湘宮寺

沈憲傳　此人方員可施 褚淵嘆美沈憲

顧歡傳　躬耕誦讀夜則燃糠自照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

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歡論釋道二教之同）

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

臧榮緒傳　榮緒惇愛五經（惇愛篤好也）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何求傳　性率到好狎人物（狎謔玩也求弟點）

沈驎士傳　攝屣鞠稚吞苦推甘（沈約表薦驎士至行驎士撫其孤姪）（拯有恩）

徐伯珍傳　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魏傳　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孝文帝）

林邑傳　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

# 二十一史精義卷八

章浦王南珍輯

## 梁書

### 武帝紀

飛耳長目不及四方

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袠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

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叙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始鑄鐵錢 普通四年

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

身衣布衣木緜皂帳

簡文帝紀

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元帝紀

斬莽輗車燒卓照市 王僧辯奉表勸進莽卓指侯景

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蔵時取備 元帝即位江陵

十堯九舜曷足云也 元帝下令稱高祖之業

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 元帝下令討侯景

昭明太子傳 太子美姿貌善擧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改常饌爲小食 京師穀貴大子爲之減膳

王茂傳 此吾家之千里駒 茂少爲大父深所異

曹景宗傳 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問人皆以意造焉

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

肭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
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
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
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
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景宗醉後謬忘或悞稱下官

張弘策傳　弘策爲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勢自高

韋叡傳　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爲將當有怯時

范雲傳　卿定可兒
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
以此少之

沈約傳　沈記室人倫師表（蔡興宗稱美沈約）
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
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謂明識

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
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江淹傳　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考
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
淹少以文章顯晩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
才盡

任昉傳　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昉爲王儉主簿）
在任清潔兒妾食麦而已
謝朏傳　眞吾家千金（朏父莊之語）
齋自應有侍中（朏爲宋侍中禪代之時不肯解璽）
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
吏但能作太守耳（朏爲義興太守）
康絢傳　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堰淮水以灌壽陽）
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

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隄並樹杷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

王志傳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　志僧虔之子居建康馬蕃巷

江蒨傳　蒨方雅有風格

安成王傳　所臨必赤地大旱吴人號旱母焉　王次子推爲吴郡太守

南平王傳　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王次子恭之言

始興王傳　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　爹徒可反

蕭景傳　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

徐勉傳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勉居吏部時與門人夜集客有所求

詔乃賚假（賜假也）
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
以聚人曰財

范岫傳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范雲稱岫多識故事）

魚弘傳　嘗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
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弘爲竟陵太守）

袁昂傳　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
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
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
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
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昂謝罪啟）

王僧孺傳　腦日逐髓月支（立功絶域之謂）
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

張率傳　率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

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王筠傳 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沈約要筠示以郊居賦筠擊節數句約大喜）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

沈少傳 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筠自序）
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蕭子顯傳 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孔休源傳 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

史坐人莫得預焉 孔休源爲晉安 王長史甚見重

羊侃傳　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
行得七跡泗橋有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
以相擊悉皆破碎
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
酔醒

臧盾傳　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
甚理

胡僧祐傳　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
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
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杜龕傳　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
日都不以霸先經心

劉峻傳　崔慰祖謂之書淫 峻好 異書

劉勰傳　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

何亂傳　世號點爲大山亂爲小山 點亂兄 弟皆隱

陶弘景傳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
自號華陽隱居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
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輙覺
陶季直傳終始營護甚有夷節季直嘗屬諸彥同
諸夷海南傳門戸皆北向林邑國
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
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
稿乃糞去之中天竺國
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
之滑國
侯景傳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
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
初臺城既陥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
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
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

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
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
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
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
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
之

# 二十一史精義卷九

漳浦王南珍輯

## 陳書

高祖紀僕本庸虛蒙國成造
乘舟履華架險浮深（華大車也）
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林甲殪於中原氈裘赴
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九錫策文）
萑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封臨）

川王詔

世祖紀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戸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愓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來歳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流民著籍之詔）

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歳逾二百（修治墳墓之詔）

廢帝紀荷兹神器如涉靈海（乙亥赦詔）

宣帝紀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覿皇風宜覃曲澤（元日曲赦之詔）

乙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俊欲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捂重以旗亭

關市税歛繁多不廣都内之錢非供水衡之
費逼過商賈營謀私蓄靖懷衆獘宜事改張
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勅主衣尚方諸
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
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啟奏即皆量遣太子祕
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
市估津税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
觀離宮郊間野外非恒饗宴勿復修治并勅

内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
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
令喻朕心焉

後主紀　趨銅駞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
隨彼方員飭之矩蒦 舉賢部

侯安都傳　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推埋發掘毒
流泉壤

吴明徹傳　又迮肥水以灌城 迮堰也灌壽陽城

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徹於城南設
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
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 明徹破壽陽擒王琳以功進封
蔡景歷傳 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把捽方雕
豈聆雩樂
舊式拜官在午後
劉師知傳 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而
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

王沖傳 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虞寄傳 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
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
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拜望道左
馬樞傳 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
言就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説稽之篤論亦各
從其好也

孔奐傳　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
復存者奐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
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蕭允傳　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
異代之交
周弘正傳　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
欲西豈成良策（時議遷都）
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
宗（贈卹之詔）
孫瑒傳　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
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
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徐陵傳　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下石麒麟也
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
朔春春井井如混如神（陵被留北齊致揚遵彥書與下段皆書中語）
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

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
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
時安成王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
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
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
祖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
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
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
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
日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
江總傳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
與後主遊宴後庭
當時謂之狎客
姚察傳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
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歳久可停持長齋
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廪錫以外一不交
通（察爲吏部尚書）
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
已（察入隋爲常侍）
尤好研覈古今誤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
衰
始興王傳　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
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
迹事覺其書竝没縣官藏於祕府世祖以伯
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
右軍之法（伯茂王名世祖次子卒時年始十八）
晉熙王傳　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乗
輿服御天文圖籍等竝以次行列仍以鐵騎
圍之隋晉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於廟庭明
日隋文帝坐於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

朝堂南叔文王名後主弟也

陸瓊傳 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時詔定棊品朱异等並集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從祖襄歎美之

傅縡傳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縡下獄後主欲赦之縡對激怒遂賜死

蕭摩訶傳 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

鄭灼傳 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

張譏傳 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陸琰傳 風神韶亮占對閑敏琰年二十餘使於齊

周廸傳 擁據一郡苟且百心討迪之詔戈船蔽水彀騎彌山

廸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
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
繩破篾傍若無人

始興王叔陵傳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
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
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

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啟求
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弃去安
柩以葬其母 彭叔陵母

#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

漳浦王南珍輯

魏書

序紀桓帝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序紀昭成帝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

太祖紀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太宗紀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告言之

世祖紀　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
初造新字千餘
北部勅勒莫弗庫若干率其部數萬騎驅鹿
數百萬詣行在所
尊保太后爲皇太后
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
高宗紀　初復佛法
二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仰射山
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
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高祖紀
詔改姓爲元氏
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
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
勸其令畿内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
田者具以名聞
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

世宗紀　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

肅宗紀　又詔選曹用人務在得才廣求栖遁
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命嚴固齋會聚集糾
執妖誼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務存輕小工巧
浮逆不得隱藏絹布繒綵長短合式偷竊軍
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
逋違加罪

孝莊紀　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
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

出帝紀　牢籠九服旁礴三光
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鏘

孝靜紀　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
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
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腳朕文襄使季舒毆帝
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亦
謝焉（文襄高澄也季舒崔季舒澄黨）

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耶
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
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
皇后傳序　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
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道武劉后傳　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
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
宣武胡后傳　又自射針孔中之（后善射）

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
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后開左藏令從臣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元暉傳　天下號曰市曹（暉爲吏部納貨用官皆有定價）
元虔傳　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
元乂傳　又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
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
見者遥對之而已（乂懼爲人所害）
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

頗以關懐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
便驕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

元彧傳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

元孝友傳　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
無妾媵習以爲常（孝友表請品官置妾定數）

元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皁隷葬擬王侯存沒異
途無復節制

元太興傳　名曰散生齋（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

元暉業傳　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
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
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
一犢

元慶和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梁武譏其怯也）

元澄傳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
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時嘗如此）
澄當官而行無所囘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

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

元英傳　支將二十人〔支將偏將也〕

元禧傳　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以謀反死〕

元曄傳　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元延明責元坦〕

元雍傳　伎侍盈房諸子璿晃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竪丁鵝自至宮内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元勰傳　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嶮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彥和勰字也此對元禧之語〕

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繫維不許

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彦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

燕鳳傳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常勝也 鳳報使苻堅對堅之語

崔元伯傳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元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元伯通署二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元伯輔太祖始定魏號

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

穆紹傳穆紹不虛大家兒 爾朱榮稱之

古弼傳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 太宗賜名

古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

吾聞築舍之役蹇履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
與之福 世祖語

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
筆公

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
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 世祖徵車牛以運獵禽弼表諫

奚斤傳　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
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叔孫俊傳　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
俊在太宗時有功在用

陸眞傳　關中草草 草草亂狀

于栗磾傳　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為邊裔城闕
蕭條野無烟火栗磾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
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

崔逞傳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
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
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
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

王嶷傳　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嶷
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
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崔浩傳　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

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
斗極

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
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

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
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
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
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

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浩主伐蠕蠕大克之

李裔傳　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命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主驛王杜洛周爲亂裔引之陷定州洛周封裔爲定州王

司馬準傳　悅近來遠清儉有稱

王慧龍傳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

王瓊傳　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謂有納賄之聲每見道俗乞丐無已

王遵業傳　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袁式傳　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

李神儁傳　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

爲其先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撿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

陸凱傳　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

源懷傳　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廓之固暫勞永逸懷表請築城置戍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寇讚傳　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

酈範傳　夜夢陰毛拂踝占者謂豪盛於齊下當牧全齊後果爲青州刺史

毛修之傳　修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
所適意
劉靈寶傳　雖流漂屯圮操尚卓然
劉景先傳　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
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
羅結傳　總三十六曹事年百七歳精爽不
衰
年一百一十詔賜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

業并爲築城郎號曰羅侯城（結世祖時年百二十歳乃卒）
韋崇傳　何用小察以傷大道
韋休之傳　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
蘇湛傳　凡爲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
盧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辦有成理不（蕭寶夤反報湛湛不從）
裴修傳　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
實蔵有條貫（修兼祠部）
柳崇傳　崇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

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嚣臺府高祖乃遣崇撿斷民官息訟

盧度世傳　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餘皆别生

盧昶傳　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横鸞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卽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手縱不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使齊兄淵又將兵伐齊齊主酷遇昶）

盧元明傳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

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

盧文甫傳　捿遲桑井而卒

高允傳　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 翟元伯之言

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

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

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愼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

崔浩以史事被誅允得免

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

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

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允作酒訓中語）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
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尉元傳　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尫
賸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

李孝伯傳　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
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孝伯父曾之言）
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
之

李安世傳　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
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
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
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
安可逢（廣平人李波爲官私患安世誘斬之）

李沖傳　舊無三長惟立宗子督護所以民多
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

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謂之三長
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
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遂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已多矣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疆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
游雅傳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

高閭傳　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纔聞耳
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
閭本名驢崔浩見而奇之爲之改焉

游明根傳　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
密允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𨑒於再三表
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
表付外依禮施行明根頻表致仕乃詔許之

劉芳傳　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
號爲劉石經
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
敬之動相顧訪

鄭羲傳　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
有禮餉者皆不與抔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
門酤賣之羲爲兗州刺史

鄭嚴祖傳　嚴祖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
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

崔揩傳 揩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
莫[illegible]獬付崔揩
甄琛傳 緇黖皇風塵鄙正化（琛被彈表）
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
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
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
或加焉（袁翻議琛謚）
高聰傳 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
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
呑炭出家爲尼
崔休傳 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
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
甚得時談（休爲司徒長史）
裴植傳 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裴衍傳 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
已榮（衍表請隱嵩山）

柳遠傳　毎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遠放情琴酒無拘檢人謂之柳顛）

江文遙傳　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文遙爲安州刺史）

朱元旭傳　元旭頗涉子史閑解几案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

奚康生傳　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楊大眼傳　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大眼初得選爲軍主）

尒朱榮傳　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

尒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榮害百官於河陰）

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加天柱大將軍）

尒朱世隆傳　世隆兄弟羣從各擁疆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預腹心

宋飜傳 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飜為河陰令有内監不遜即取尾青以鎮之）

揚謙之傳 佞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

張普惠傳 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范紹傳 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紹為太府卿）

劉桃符傳 射策甲科歷碎職（碎職非貴要雜職也）

馮熙傳 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

馮誕傳 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誕熙之子）

胡國珍傳 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歩挽一乗自掖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

張偉傳　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偉告諭殷勤曾無慍色

李業興傳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邢昕傳　昕好忤物人謂之牛

溫子昇傳　陽夏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羊祉傳　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撿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祉酷吏也）

崔暹傳　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微服逢汲水婦人問刺史何如婦人答云）

谷楷傳　時人號曰瞎虎（楷眇一目而酷）

李謐傳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趙修傳　小人難育朽棘不彫

符承祖傳　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承祖閹人文明太后嘗許以不死後生贓禁錮）

劉騰傳　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巳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内外碎密捷捷不倦

慕容垂傳　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垂議征慕容永）

慕容熙傳　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熙妻死而案撿哭泣之官凡無淚者皆罪之）

苻生傳　使宮人與男子倮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勲舊親戚殺害略盡

苻堅傳　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

呂光傳　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 光大破西域

司馬晉傳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

馮跋傳　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跋文通兄也

劉宋傳　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産爲時賤薄 謂宋祖微時楚刺粗俗也

蕭梁傳　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被甲蝍蛆舉尾 魏伐梁之檄

米一斗八十萬 侯景圍城時

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

張駿傳　駿議治石田 欲徙石爲田運土殖穀

外夷傳

高句麗 高麗先祖也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 朱蒙

勿吉國　水氣醎凝鹽生樹上
俗以人溺洗手面
豆莫婁國　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
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
獠　其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
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
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蠕蠕傳　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

樂志　秦曰壽人（秦樂也猶周言大武也）
食貨志　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
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
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
代相付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昌平坂學問所
天保辛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